

# 杜甫与秦陇文化

论集



刘跃进◎主编  
韩高年 彭 燕◎副主编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杜甫与秦陇文化  
论集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杜甫与秦陇文化论集 / 刘跃进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8. 3

ISBN 978 - 7 - 5203 - 2225 - 6

I. ①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杜诗—诗歌研究—文集②文化史—陕西—文集 IV. ①I207. 227. 423 - 53②K294. 1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9486 号

---

出 版 人 赵剑英  
责任编辑 史慕鸿  
责任校对 石春梅  
责任印制 戴 宽

---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 
邮 编 100720  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  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  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  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---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 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 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  
印 张 19.5  
插 页 2  
字 数 323 千字  
定 价 89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## 上编 杜甫陇右诗研究

### 漂泊无助的远游

- 读《秦州杂诗》二十首及其他 ..... 刘跃进(3)
- 杜甫与陇右地域文化 ..... 聂大受(19)
- 秦陇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杜甫的影响 ..... 韩高年(36)
- 杜甫《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》创作时地考 ..... 孙 徽(41)
- 陇蜀道诗:杜甫分地域研究之重要区间 ..... 蒲向明(48)
- “同谷体”论略 ..... 温虎林(62)
- 《同谷七歌》歌“悲辛” ..... 窦旭峰(71)
- 萧萧落叶,漏雨苍苔

——杜甫的生命悲慨与《同谷七歌》 ..... 陈江英(78)

### 《同谷七歌》的变体绝唱

- 杂剧《寓同谷老杜兴歌》探析 ..... 唐海宏(90)
- 从陇右诗看杜甫的创作心态 ..... 杨兴龙(102)
- 杜甫陇右诗创作及相关研究述略 ..... 彭 燕(113)

## 下编 其他相关杜甫研究

- 杜甫精神清廉文化内涵论 ..... 徐希平(125)
- 清末日本人游记中的成都杜甫草堂 ..... 房 锐(133)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论杜诗影响宋诗的几个方面 .....             | 左汉林(156)     |
| 天宝六载(747):杜甫诗歌嬗变的关节点 .....     | 谷曙光 俞 凡(169) |
| 两唐书《杜甫传》辨证 .....               | 曾祥波(190)     |
| 奚禄诒批点杜诗考辨 .....                | 曾绍皇(205)     |
| 由博返约:《读杜心解》对宋人之注、近世之解的使用 ..... | 张家壮(225)     |
| 晋唐时期杜甫家族的播迁历程及其背景考论 .....      | 胡永杰(252)     |
| 论杜甫之“腐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安奇贤(279)     |
| 胡适的杜甫研究及影响 .....               | 孔令环(295)     |
| 编后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308)        |

上 编

---

## 杜甫陇右诗研究



# 漂泊无助的远游

——读《秦州杂诗》二十首及其他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刘跃进

**【内容提要】**唐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夏秋之交，杜甫辞华州功曹参军职，避难秦州，年底赴成都。前后半年时间，杜甫写下一百多首作品，表现了诗人从远游，到流浪，到流亡的心态变化。本文以《秦州杂诗》为中心，细致地分析了这种变化的背景和心态以及对杜甫后半生的影响。

**【关键词】**华州 秦州 远游 流浪 流亡

乾元二年（759）夏秋之交，杜甫辞华州功曹参军职，避难秦州，作《秦州杂诗》二十首。第一首开篇点明题旨：“满目悲生事，因人作远游。”<sup>①</sup>悲生事，即战事未断，悲酸不已。在诗人眼中，他半生的期许，至此而尽。离开长安，他又进退失据，无所归属。干戈未息，骨肉流离，个人与国家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凝聚成一个“悲”字。因人，即依托他人，逃亡陇右。远游，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其特殊含义，多与求仙相关。如《楚辞》中有《远游》一篇。王逸注：“《远游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履方直之行，不容于世，上为谗佞所潜毁，下为俗人所困极，章皇山泽，无所告诉。乃深惟元一，修执恬漠，思欲济世，则意中愤然，文采铺发，遂叙妙思，托配仙人，与俱游戏，周历天地，无所不

---

<sup>①</sup>（清）钱谦益：《钱注杜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342页。以下所引杜诗均出自此书，不另注页码。

到，然犹怀念楚国，思慕旧故，忠信之笃，仁义之厚也。是以君子珍重其志，而玮其辞焉。”<sup>①</sup>可见，屈原《远游》有两个主题，一是怀才不遇，二是寻仙求远。两者又有因果关系。后来诗人写作这个题材，也多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。譬如三曹就多有游仙诗（如曹植《远游》），李白更是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（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）。杜甫“三年饥走荒山道”（《同谷歌》），经历了远游、流浪、流亡等种种苦难，刻骨铭心。但他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歌，几乎看不到任何仙道遁世思想，留给读者的多是战乱、饥饿、民不聊生、国家败乱的画面。过去三年的远游经历，彻底改变了杜甫的劫后余生。

## 一 远游

天宝十三载（754），杜甫困居长安已经第九个年头。这年秋天，连续六十天秋雨，杜甫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，他只好把妻小送到奉先县寄居。第二年，也就是755年，被任命为河西尉，未就任，改从右卫率府胄曹参军，看守兵甲器杖。虽然官小，毕竟还在京城。他决定履职。这年十一月，杜甫前往奉先县探视家小，写下著名的长诗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，从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写起，写出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贫富悬殊的现实。他回到家中才知道，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，邻居都觉得可怜，作为父亲的哪能不悲哀呢？“入门闻号咷，幼子饥已卒。吾宁舍一哀，里巷亦呜咽。”但是诗人的悲哀还不仅如此。他想，自己还享有特权，既不缴租税，也不必服役，如今世界上还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长年远戍的人，他们的苦比自己多千万倍。这首诗写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衰败氛围。诗人不知道，与此同时，在北方，安史之乱已经爆发。

战事进展很快。第二年，也就是天宝十五载（756）五月，奉先县面临叛军威胁，杜甫携老扶幼向北转移，先是逃到白水县，依时任白水县尉的舅父崔项，作《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》。六月，潼关失守，白水受敌。杜甫又携家小逃到鄜州，把家小安置在鄜州的羌村。这年七月，他听说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，便只身投奔行在所，中途为叛军所俘，押解

<sup>①</sup>（宋）洪兴祖：《楚辞补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63页。

长安。这期间，他创作了《悲陈陶》《悲青坂》《哀江头》《哀王孙》《春望》《月夜》等著名诗篇。

至德二载（757）二月，唐肃宗将行在所迁至凤翔。四月，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，抵达肃宗行在凤翔，被任命为左拾遗。他在《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》其二中写道：“死去凭谁报？归来始自怜。”这个时期，他完全忘记了自身的安危，将家国视为一体，就像葵花一样追随着他心目中的太阳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：“葵藿倾太阳，物性固难夺”）。房琯因陈陶斜之败而被罢职，杜甫将房琯视为读书人的典范，上疏营救，引起肃宗的不满，诏三司推问，幸得宰相张镐营救，得以获免。这年闰八月，他离开凤翔，到鄜州去看望妻子，作《羌村三首》《北征》。

乾元元年（758）秋天，唐军收复两京，肃宗回到长安，杜甫也从鄜州入京。由于旧怨，作为老臣的房琯、严武等先后被贬。这年六月，杜甫也被赶出京城，出为华州司功参军。这对杜甫是一次很大的打击。他后来在《洗兵马》诗中说“攀龙附凤势莫当，天下尽化为侯王”，对当权者玩弄权术充满憎恨之情。从此，杜甫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京城。长安，成了他心头不可磨灭的记忆和生命的寄托。

那年冬末，杜甫回到河南洛阳省亲，在往还的路上，杜甫将其所见所感，凝聚成史诗般的作品《三吏》《三别》。诗人描写一系列人物，或详写，或略写，或明写，或暗写，或一笔带过，或暗中带过，即使着墨很少的人物也很感人。从这些描写中，我们看到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，有憎，有爱，有同情，有苦闷，有摆不脱的矛盾，有说不清的困惑。这年，杜甫47岁，却常有“老去悲秋强自宽”（《九日蓝田崔氏庄》）的感慨。

乾元二年（759）春夏，关中久旱不雨，出现灾荒。《夏日叹》说：“上苍久无雷，无乃号令乖。雨降不濡物，良田起黄埃。飞鸟苦热死，池鱼涸其泥。万人尚流冗，举目惟蒿莱。”他的生活难以为继。加之杜甫所任华州司功参军，实际是受到房琯等人的牵连被贬于此，处境非常尴尬。立秋次日，杜甫作《立秋后题》，称自己“平生独往愿，惆怅年半百。罢官亦由人，何事拘形役”。“拘形役”三字有所本。陶渊明42岁辞职时作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就说到自己“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”。显然，在杜甫的心目中，此时，他想得最多的前贤可能就是陶渊明了。这年，杜甫已经48岁，比当年辞官的陶渊明还长六岁，故曰“日月不相饶”。他

决定要像陶渊明那样，毅然决然地挂冠归隐。

此前，他的侄子杜佐已在秦州东柯驻留。《秦州杂诗》第十三首说：“传道东柯谷，深藏数十家。对门藤盖瓦，映竹水穿沙。瘦地翻宜粟，阳坡可种瓜。船人近相报，但恐失桃花。”传道东柯谷，说明杜甫携家眷从华州至秦州，主要是投奔杜佐。此后，他还有《示侄佐》《佐还山后寄三首》，都写到杜佐对他的照顾。赵次公注《秦州杂诗》第十三首说：“秦州枕上麓地曰东柯谷，曰西枝村。公侄佐先卜筑东柯谷。”<sup>①</sup> 抵达之前，杜甫对那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，想象着到桃花源一游，也许是一件赏心乐事。

汉唐时期，每当中原战乱，河西陇右，往往是内地人避难的场所。天下太平，这些人又会回到家乡。杜甫也不例外。他来秦州，只为避一时之难。终究，他还是要回到自家的故乡。说到家乡，在杜甫的心目中，其实有两个影像。一是生他养他的故乡，也就是河南巩县的老宅。还有一个是心灵的故乡，那就是他给予厚望的长安。《秦州杂诗》其二说：“清渭无情极，愁时独向东。”显然，后者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更加重要。

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，距离长安八百余里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秦州本秦陇西郡，治所在天水。汉武帝时分陇西置天水郡。王莽末，隗嚣据其地，与占据金城的窦融平分秋色，各自独立。他又申通远在成都的公孙述，想自立为王。显然，这里天高皇帝远。东汉时，天水郡更名为汉阳郡。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秦州治所由天水移到成纪。天宝元年（742）还治天水，改为天水郡。乾元元年（758），复改为秦州。杜甫逃亡秦州，最先落脚的就是天水，投奔宗侄杜佐。他事先根本不会想到，自己非但没有回到关中，反而越走越远，最后翻越秦岭，前往蜀中。

从关中入秦蜀，应有七条古道。纵向实际上是四条大道，其中三条是通过汉中前往。从东往西，一是子午道，下接荔枝道；二是傥骆道，下接米仓道；三是褒斜道，下亦接米仓道。另外一条是故道，下接金牛道。杜甫最初应当没有想到蜀地避难。他从华州到秦州，最初的想法，也只是一次短暂的避难。故《发同谷》诗说：“始来兹山中，休驾喜地僻。”他一路向西，经眉县、宝鸡，翻越陇板，进入秦州，《青阳峡》诗曰：“忆昨逾陇板，高秋视吴岳。”旧志记载，汉阳有大阪，名曰陇坻，亦曰陇山。

<sup>①</sup> 林继中辑校：《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315页。

杜甫西征，必经此地。由此来看，杜甫所走的应当是故道，经过金牛岭。从华州到秦州，绵延八百余里，杜甫没有留下诗歌。

进入秦州之后至离开陇右地区，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杜甫留下了一百多首诗歌，几乎每天一首，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他行踪和情感的变化。在这半年，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《秦州杂诗》二十首、《同谷歌》七首。此外还有大量纪行诗。这些作品，内容丰富，在字里行间贯穿一种无法排解的漂泊无助的情绪，自己漂泊，朋友漂泊，国家也在漂泊。

《秦州杂诗》主要抒写的是自己的漂泊之感。第一首说自己从华州到秦州，“迟回度陇怯，浩荡及关愁。水落鱼龙夜，山空鸟鼠秋。”度陇，指翻越陇坂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五六引《三秦记》：“陇西关其坂九回，不知高几里，欲上者，七日乃越。高处可容百余家，下处数十万户。上有清水四注。俗歌曰：陇头流水，鸣声幽咽。遥望秦川，心肝断绝。去长安千里，望秦川如带。又，关中人上陇者，还望故乡，悲思而歌，则有绝死者。”<sup>①</sup>又引《秦州记》曰：“陇西郡，东一百六十里，得陇山。南北亘接，不知远近。东西广百八十里。其高处可三四里，登此岭，东望秦川，四五百里，极目茫然，墟宇桑梓，与云霞一色。东人西役，升此而顾瞻者，无不悲思。”<sup>②</sup>这里提到的悲思而歌，即著名的《陇头歌》。除这首外，还有一首同题之作见《后汉书·郡国志五》“汉阳郡”条注引郭仲产《秦州记》所载：“陇山东西百八十里。登山岭，东望秦川四五百里，极目泯然。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，莫不悲思。故歌曰：陇头流水，分离四下。念我行役，飘然旷野。登高远望，涕零双堕。度洊、陇，无蚕桑，八月乃麦，五月乃冻解。”<sup>③</sup>这几部书并见唐人征引，至少是唐代或此前的作品，杜甫都应读过。他用一“怯”字，形象地渲染了陇坂的艰险。“及关愁”的“关”字，指的是陕西汧县的大震关，亦名陇关。<sup>④</sup>赵景真《与嵇茂齐书》云：“李叟入秦，及关而叹。”老子过此而叹，叹什么？李善注引《列子》：“杨朱南之沛，老聃西游于秦，邀于郊，至梁而过老子。

①（宋）李昉等撰：《太平御览》卷五六，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60年版，第273页。

② 同上。

③（刘宋）范晔撰：《后汉书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3518页。

④（宋）司马光编著，（元）胡三省音注：《资治通鉴》卷八：“秦地西有陇关，东有函谷关，南有武关，北有临晋关，西南有散关：秦地居其中，故谓之关。”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283页。

老子中道仰天叹曰：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教也。”<sup>①</sup>杜甫过此而愁，愁什么？诗的最后两句有所交代：“西征问烽火，心折此淹留。”逃亡西部时，他最为关心的是广大地区的“烽火”，具体说东有安史之乱，西有吐蕃之警。只有在这里，他以为可以平静地渡过难关，期待着回到故乡的那一天，故曰“心折此淹留”。淹留，就是可能会长久地驻留此地。其第十六首亦表达此意：“东柯好崖谷，不与众峰群。落日邀双鸟，晴天养片云。野人矜险绝，水竹会平分。采药吾将老，儿童未遣闻。”一片平静之意，不经意间流出。故赵次公评曰：“野人矜险绝，则东柯之人自矜其地险绝，此已含蓄可避世之意，将与野人分水竹之景也。”尽管如此，一个“归”字，一直横亘于他的心中。故第十八首说：“地僻秋将尽，山高客未归”，在秦州，他把自己视为过客，仅此而已。

在秦州的最初一段日子里，他的生活稍微安定下来，曾到各处浏览。譬如《秦州杂诗》第二首就描写他造访隗嚣避暑宫遗迹的情形。当年，隗嚣据守此地，与东汉开国君主刘秀明争暗斗，据陇为王。在麦积山之北，留有隗嚣避暑宫遗址。当年，山寺犹存，而旧宫已没。故曰“苔藓山门古，丹青野殿空”。第十二首纪游南郭寺，“俯仰悲身世，溪流为飒然”。此外，在秦州，他还写了好几首《遣兴》，想到了嵇康、阮籍，想到了诸葛亮。“嵇康不得死，孔明有知音。……大哉霜雪干，岁久为枯林。”嵇康不得善终，而诸葛亮幸逢刘备知己。还想到了全身远害的庞德公、隐居不仕的陶渊明。如论陶：“陶潜避俗翁，未必能达道。观其著诗集，颇亦恨枯槁。达生岂是足，默识盖不早。有子贤与愚，何其挂怀抱。”也写到孟浩然：“吾怜孟浩然，短褐即长夜。赋诗何必多，往往凌鲍谢。清江空旧鱼，春雨余甘蔗。每望东南云，令人几悲咤。”成也好，败也罢，终究成为历史陈迹。

由自己的遭遇，杜甫又想到朋友，如饮中八仙中的郑虔、贺知章、李白。至德二载，郑虔贬台州司户，杜甫有诗送行。乾元元年，杜甫又有《春深逐客》一诗。乾元二年作《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》：

天台隔三江，风浪无晨暮。郑公纵得归，老病不识路。昔如水上鸥，今如置中兔。性命由他人，悲辛但狂顾。山鬼独一脚，蝮蛇长如

①（梁）萧统编，（唐）李善注：《文选》卷四三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606页。

树。呼号傍孤城，岁月谁与度。从来御魑魅，多为才名误。夫子嵇阮流，更被时俗恶。海隅微小吏，眼暗发垂素。黄帽映青袍，非供折腰具。平生一杯酒，见我故人遇。相望无所成，乾坤莽回互。

### 《遣兴》写贺知章：

贺公雅吴语，在位常清狂。上疏乞骸骨，黄冠归故乡。爽气不可致，斯人今则亡。山阴一茅宇，江海日清凉。

这时，他还想到了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、贾至、严武等著名诗人。这时的李白更是叫他担心。天宝十五载，李白隐居庐山，永王李璘致书邀请其出山。李璘兵败，李白坐系寻阳狱。乾元元年，终以攀附李璘罪名，被流放夜郎。杜甫在《梦李白》诗中写道：

死别已吞声，生别常惻惻。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。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恐非平生魂，路远不可测。魂来枫叶青，魂返关塞黑。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有羽翼？落月满屋梁，犹疑照颜色。水深波浪阔，无使蛟龙得。

浮云终日行，游子久不至。三夜频梦君，情亲见君意。告归常局促，苦道来不易。江湖多风波，舟楫恐失坠。出门搔白首，若负平生志。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！孰云网恢恢，将老身反累。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

天下承平时，杜甫与这些朋友游宴赋诗，快意何如。而今，天各一方，生死不明。《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、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》述说故人不見，自己身老异乡的悲苦之情：“故人何寂寞，令我独凄凉。老去才虽尽；秋来兴甚长。物情尤可见，词客未能忘。海内知名士，云端各异方。”

更叫他寝食难安的，是国家的风雨飘摇。《秦州杂诗》最多的内容是咏叹与战事相关的景物，如降戎、鼓角、天马、防河戍卒，第九首写秦州驿亭，第十首写秦州风雨，由风雨又联想到丧乱，引出第十一首：“萧萧

古塞冷，漠漠秋云低。黄鹄翅垂雨，苍鹰饥啄泥。蓟门谁自北，汉将独征西。不意书生耳，临衰厌鼓鼙。”第十二首又回到秦州古迹。第十八首又想到吐蕃的侵扰：“警急烽常报，传闻檄屡飞。西戎外甥国，何得迁天威。”世乱思良将，故第十九首：“风连西极动，月过北庭寒。故老思飞将，何时议筑坛？”国家的安危，与他个人安危、朋友的安危密切相关。因此，他才会如此密切地关注着中原战事的变化。

在秦州，虽然他常有漂泊无助之感，但幸运的是，在这里，他也遇到很多素心人，特别是帮助落脚的赞公和尚。《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》其一：“赞公汤休徒，好静心迹素。”赞公和尚原本是长安大云寺住持，在方外有着较高的声誉。杜甫流落秦州时，得到他的很多帮助，所以他写了好几首表达感激之情。此外，还有隐居于此的“幽人”，流落于此的“佳人”。“天高无消息，弃我忽若遗。”（《幽人》）“关中昔丧败，兄弟遭杀戮。官高何足论，不得收骨肉。”（《佳人》）诗人借边缘人和弃妇寄寓身世之感。当然，他也可以效仿他们，终隐于此。但这不是杜甫的性格。在杜甫看来，依靠别人谋生，终究不是办法。

在秦州居住了不到三个月，杜甫几度卜居，希望能够过上相对安定的生活。但就是这点小小的愿望也很难实现。《空囊》诗说：“囊空恐羞涩，留得一钱看。”其实这里暗用东汉赵壹的诗句：“文籍虽满腹，不如一囊钱。”在秦州继续生活下去，确实已不现实。他不得不另谋出路。《别赞上人》说：“百川日东流，客去亦不息。我生苦飘荡，何时终有极。”以江水不息比喻客游不归，然后互道珍重：“马嘶思故枥，归鸟尽敛翼。古来聚散地，宿昔长荆棘。相看俱衰年，出处各努力。”

## 二 流浪

漂泊之感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。一个人，在现实生活中漂泊无定，到处流浪。他被边缘化，也可能自认倒霉，心安理得，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勇气。这是一种流浪者的心态，比较容易理解。还有一种情形就比较复杂。他可能在官场体制中，但他依然感觉到自己是异乡人，很难融入固化的体制中。身处魏阙，心在江湖。他渴望改变体制，却又无能为力。这种心态，可能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流亡状态。杜甫从最初的远游，到秦州的流浪，深深地体验到人生被边缘的痛苦。

乾元二年十月，同谷县有位“佳主人”来信相邀，正在走投无路之际的杜甫听说那里物产丰富，便决定离开秦州，前往同谷。《发秦州》说自己准备南下同谷：“我衰更懒拙，生事不自谋。无食问乐土，无衣思南州。汉源十月交，天气如凉秋。草木未黄落，况闻山水幽。”他常常说自己“拙”、“懒”。刚刚进入长安时，他自比宰相，要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。而今，他自叹拙于政事，如《北征》：“老大意转拙。”又如《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》：“疏懒为名误，驱驰丧我真。”这是多大变化啊。从秦州至同谷，有百十来里的路程。诗人从赤谷写起，经铁堂峡、盐井、寒峡、法镜寺、青阳峡、龙门镇、石龕、积草岭、泥功山、凤凰台、万丈潭、飞龙峡，都留下诗作，细腻地描写了自己经历的苦难。从秦州到同谷，这是半年内的第二次远游。如果说从华州到秦州，只是远游的话。从秦州到同谷，他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他深深地感觉到，这不只是一次远游，因为没有目标，没有尽头，是漫无目的的流浪。《发秦州》最后说：“磊落星月高，苍茫云雾浮。大哉乾坤内，吾道长悠悠。”这漫长的游历将会是怎样的结果，他不得而知。《万丈潭》这样形容自己的行程：“造幽无人境，发兴自我辈。告归遗恨多，将老斯游最。”这时的杜甫，正是将老未老之时，而颠沛流离，可称其一生之最。他离开秦州，先到赤谷。他说：“天寒霜雪繁，游子有所之。岂但岁月暮，重来未有期”（《赤谷》），是说自己既往同谷，就没有了退路。也就是说，自己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。前程会是怎样？他不敢细想了。“贫病转零落，故乡不可思。常恐死道路，永为高人嗤。”为什么会被高人嗤笑？王嗣奭《杜臆》解释说：“故乡之乱未息，故不可思，言永无归期也。公弃官而去，意欲寻一隐居，如庞德公之鹿门以终其身，而竟不可得，恐死道路，为高人所嗤。”<sup>①</sup>那时，因为自己贫病交加，没有依靠，已经回不到过去的生活状态了。而今，只能苟且地活下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经过铁堂峡，他写道：“水寒长冰横，我马骨正折”，“飘蓬逾三年，回首肝肺热”（《铁堂峡》）。三年多来，他长途跋涉，人疲马病。但，还是不能停下脚步，还得前行。《凤凰台》：“山峻路绝踪，石林气高浮。安得万丈梯，为君上上头。恐有无母雏，饥寒日啾啾。我能剖心出，饮啄慰孤愁。”《寒硖》：“寒硖不可度，我实衣裳单。况当仲冬交，溯沿

①（明）王嗣奭：《杜臆》卷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09页。

增波澜。”这是怎样的一种艰难啊！翻越山岭，饥寒交迫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的心胸还是那么宽广。他想，自己毕竟“免荷殳”，故“未敢辞路难”。但是，道路确实过于艰险。如《石龕》：

熊羆咆我东，虎豹号我西。我后鬼长啸，我前豺又啼。天寒昏无日，山远道路迷。驱车石龕下，仲冬见虹霓。伐竹者谁子，悲歌上云梯。为官采美箭，五岁供梁齐。苦云直簪尽，无以充提携。奈何渔阳骑，飒飒惊蒸黎。

开头几句与曹操《苦寒行》“熊羆对我蹲，虎豹夹路啼”如出一辙，描写山行时所见所感，寄寓身世之感。王嗣奭《杜臆》卷三评曰：“起来数语，全是写其道途危苦颠沛之怀，非赋石龕也。”<sup>①</sup>又如《积草岭》：

连峰积长阴，白日递隐见。飏飏林响交，惨惨石状变。山分积草岭，路异鸣水县。旅泊吾道穷，衰年岁时倦。卜居尚百里，休驾投诸彦。邑有佳主人，情如已会面。来书语绝妙，远客惊深眷。食蕨不厌余，茅茨眼中见。

进入同谷界，诗人首先遭遇到的是积草岭的阴森景象。然而，当他想到佳主人“情如已会面”时，又感到稍许慰藉。诗的最后两句是“食蕨不厌余，茅茨眼中见”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喜悦、期盼的情绪。又如《泥功山》：

朝行青泥上，暮在青泥中。泥泞非一时，版筑劳人功。不畏道途永，乃将汨没同。白马为铁骊，小儿成老翁。哀猿透却坠，死鹿力所穷。寄语北来人，后来莫匆匆。

正如山名所示，这里到处泥泞，需筑板而行。白马小儿，为泥所污。哀猿死鹿，为泥所陷。尽管如此艰辛，但行路至此，已经没有回头的可能，只能振作精神，不畏道永。从最后一句看，他可能真的有点后悔贸然西行，

<sup>①</sup>（明）王嗣奭：《杜臆》卷三，第111页。